

# 又见兴庆宫

□同亚莉

随着孙子开始上幼儿园,全家的重心转移到了接送孩子上幼儿园.因此,我住进了儿子在西安交大幼儿园附近的家里。

第一次去儿子三十层的家时是晚上,拉开窗帘居高临下眺望外面,只见平时如影随形包围在自己身旁如森林般高高低低的钢筋水泥楼房,变成了一个高低错落的方块、长方块,静静掩映在夜幕中。我好像瞬间变成了一个军事上的指挥长,面对着星空下偌大的沙盘,心里惊奇又稀罕。

作为一个西安人,我家辗转东郊北郊,也就住过二楼三层的房子,年轻时住的六楼属于我住过的最高层的房子了。我站在三十层房子的窗户里欣赏着外面美丽的奇妙夜色,在儿子的指点下辨别着每条路的方向和每座楼的位置。儿子鼓励地问我能不能寻找到一些熟悉的地方和景致。他知道八十年代初,我在西安理工大学(我上学时叫陕西机械学院)上学。

在薄薄的朦胧的夜色中,我努力辨认着四周的一切。西安交大的教工宿舍区一村

二村、第四军医大学、理工大南门等熟悉的地方映入了我眼帘。突然,如幽暗夜空中闪闪发光的明珠,有一片湖水进入了我的视野,我仔细辨认着东西南北的方向,辨认着这片水面周围的建筑,虽然湖水北面凌空而起的高楼有些陌生,但湖水南边的西安交大主校区,湖水东南边的摩天轮、沉香亭等,忽然觉得很熟悉,是兴庆湖!是在西安交通大学正北、与我母校西安理工一路之隔的兴庆宫,一下子勾起了我对过去大学生活的美好回忆。

我们班上有八名女生,来自全国各地,住一个宿舍。八人中有说话“的、啦”余音拖得长长的东北人;有张口闭口“您、您”的北京人;有说快了就“哩哩啦啦”听不懂,好似说外语的四川人……虽然八个人生活习惯、穿衣说话风格各异,有时候还有一些小矛盾小插曲发生,但却有每年一定要去兴庆宫沉香亭旁的牡丹园合影的约定。

每年春夏之际,我们宿舍的老大就会选一个周日,张罗大家去兴庆宫照相。那时,

还没有手机,拥有海鸥相机的人也是凤毛麟角,我们都是提前约好兴庆宫里照相馆的师傅,然后八个人穿上当时自认为最漂亮、时髦的衣裙,一路上说说笑笑走到提前选好的以沉香亭为背景的西边牡丹园阶梯处。八人在沉香亭旁排好队站定,等照相的师傅按个高、衣着微调一下,就开始正式照相,“咔嚓、咔嚓”两声,就定格了一年大学学习生活的情景。每个人这时段的精神风貌、心理活动、经济状况就可以从照片中显现出来,时隔三十余年再拿出这些照片看看,也能回味出当时的心情与情景。

那时候,时间充裕。考完试、下过雪,班里就会组织大家去兴庆湖划船,或者在兴庆宫南门里的草坪上打雪仗。有外地外校来的同学,也喜欢带着去兴庆宫散步、照相。

大学毕业几年后在西安安了家,有了儿子,儿子大一点时,常带他去看兴庆宫春季的郁金香展、秋季的菊花展,也在兴庆湖划过船、爬过假山,在公园东南角儿童乐园玩

过海盗船、疯狂老鼠。每次去,兴庆宫大大小小都有不同变化,都有美好的回忆留在心里。只是随着工作忙碌和儿子的成长,最近二十来年再也没有去过了。

前段时间,看到西安市重新翻新兴庆宫公园的新闻,市民们对公园里包括大象滑梯的保留等都提出了修建建议,虽然现在西安的大型城市公园不少,但是历史悠久的兴庆宫公园却承载了西安几代人的美好记忆。看来,不止我一人对这个公园有深厚的感情。听儿子说,新开园的兴庆宫公园确实留下了市民要求保留的大象滑梯,但也有一些现代元素加了进去。他说,最遗憾的是停止了兴庆湖的划船项目,感觉有些失意,美中不足。

我还没有去新的兴庆宫公园转过,这承载着我和许多西安市民美好记忆的兴庆宫公园,如何换了新妆? 换了什么新妆? 百闻不如一见。我想,找个时间也带孙子去看看,顺便讲一下年轻时的我们……

(作者单位:陕汽集团)

## 冬日的阳光

□华光耀

我喜欢冬日的阳光,很香  
把湿漉漉的三月  
晒了一个夏季  
驮着秋风冷雨爬上山梁  
拉拢起童年回忆

在乡村房前屋后雪橇上  
七个小矮人和白雪公主堆出笑脸  
和卖火柴小女孩在屋檐下的痛  
都装进铺满白雪的安徒生童话  
把它放进炭火里烘烤成金色红薯  
成为雪地里咯吱咯吱  
边走边消失的饥饿

后来,每一个冬日

都企盼有一个暖阳

在午后藤椅上把新声

翻阅成岁月卷本

删去飘零的枯萎与繁华

一半腐烂,一半成火焰

为秋天做最后一次陈述

把缠绵的落叶燃烧为荒野绿意

把每一缕阳光散落成灵魂的依恋

覆盖着起起落落的人生

落地为雪,温暖如春

帕隆藏布江啊

你在世界的屋脊上奔走

怀揣着喜马拉雅山的思念

一会儿湍急跃上翻腾之浪

一会儿平缓变成天空之镜

你牵引着蓝天 云雾和雪峰

带上雪域的期盼奔向雅鲁藏布江

帕隆藏布江啊

这条古老的河流

悠悠江水 亘流千载

每一滴水都挽起激情的臂膀

你牵引着秘境 时光和永恒

一路行吟跋涉

一路九天回荡

你像雪域高原的巨龙

在世界之巅上自由翱翔

在帕隆藏布江畔眺望

我们紧挨另一棵云杉

并肩而坐沉浸于

冰川和江边的宁静

在帕隆藏布江畔眺望

我们的营地

像一颗耀眼的宝石

撒落在易贡山林之中



夏润采 摄

## 在西府老街寻找老宝鸡身影

□张金栋

宝鸡,这座秦岭脚下、渭水之滨的小城,和大秦岭相生相依,和渭河水休戚相关。遥远的炎帝神农氏在天台山一带用智慧创造了华夏民族最早的农耕文明。而“明修栈道,暗度陈仓”让这座小城因陈仓古道得其名并流传至今。金宋之间的战争又使得大散关威名远扬。

向北跨过渭河,一路上塬,是数千年来农耕文化最具代表性的几个县城。扶风、岐山、凤翔、千阳等县城都是古丝绸之路上的驿站。和渭河平原上的虢镇、蔡家坡不同的是,它们最大程度保留了传统的东西,和以铁路、电力、机械、集中劳动的现代工业文明保持了地理

和心理的距离。

随着时代变迁,一座现代城市沿渭河一路向东发展,但旧城时光带不走的老关中味道、西府人的记忆底色却留在了宝鸡市区北塬这一条老街上。和东边半塬上金台观的玄幻、西边的大唐秦王陵的神秘相比,西府老街更有烟火气、更有人情味儿。

老街西口高大的牌楼是西北地区最大的纯木质牌楼,是老街的象征,展示了西府民俗之美,让人过目不忘。南边一排是明清时期的院落,也是小型的西府博物馆。这里展示着西府独有的民间艺术:栩栩如生的花馍,极具特色的马勺脸谱,还有喜庆的西府年画、剪纸、草编,就连院落本身也浑然天成。往东去,

依次是各色美食:岐山臊子面、陇县马蹄酥、麟游血面筋、千阳腊驴肉、麻花油糕……关中方言的叫卖声混合着食物的袅袅蒸汽在升腾,老街上生动繁华的街景连同熙熙攘攘的人群,演绎着一幅关中真实版的“清明上河图”。

老街正中间是西府所有村必备的戏台。戏台不大,上演着古调独弹的秦腔剧目。秦腔既是传统文化的承载和传播者,又是伦理道德的守护和延续者,在西府宝鸡也拥有了最多的忠实观众和票友。戏台背面的一面墙上,是旧时宝鸡城的浮雕,向世人展示着老宝鸡的面貌。

走着走着,不觉黄昏,此时的西府老街正演绎着不同的西府故事,亦是纯粹的老陕记忆。

## 安坝的乡愁

□魏田田

爽,一看就是德高望重的乡贤一类人物。康爷爷在镇中学执教一辈子,村里年轻一辈,包括他的两个儿子,都是他的学生。如今,这些后辈分布在祖国的大江南北,有的是党政干部,有的是优秀教师,有的是医疗战线的拔尖人才,有的是成功企业家。我们涌上前去,向他问候致敬,老人家笑得合不拢嘴。

宾主在后院坐下喝茶,这里阳光聚拢,就像火盆般温暖。一会儿,五叔带着小女儿也赶来了,又是一番寒暄热闹。五叔是平利一小的校长,和康爷爷是同行,自然交谈甚欢。小堂妹只比我女儿大半岁,但辈分高,女儿追着小姑娘奔跑,一会儿打秋千、一会儿窜进茶园,欢笑不止。

## 雪落子午岭

□李仙云

寒潮袭来,雪落故乡,望着朋友圈那纷纷飘落的雪花视频,我瞬间就有了梦回童年之感。记忆中,最壮观醉人的雪景,当数我童年在陕北子午岭山麓一代所看到的。每当那“千里冰封,万里雪飘”的美景浮于眼前,耳畔总会响起二妮那散发着黄土地气息天籁一般的信天游,就犹如配乐般,那浑然天成的嗓音将我记忆的大门徐徐拉开。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陕北的雪花,总是喜欢悄无声息地夜半着陆,清晨拉开窗幔,那银装素裹的童话世界,最是令人着迷。

匆匆裹上棉衣,系上围巾,我和小伙伴们便三五成群一脚一个深窝迈进漫天飞雪中。就像爱丽丝梦游仙境般,我们伸手接着像羽毛一般轻轻飘落的雪花,它婉转轻灵,曼妙多姿,美得令人心醉。我们在雪地里打雪仗、堆雪人,追逐嬉戏。雪粒钻入衣领,雪花粘上睫毛,小脸冻得通红,呼出的热气氤氲在空气中。头上乱云低晨雾,脚下急雪舞回风。很快,我们的小花帽和棉袄上就粘满雪花,就像行走在童话世界的小雪人,煞是呆萌可爱。

人们常说,雪是冬的使者。那像万花筒一样,带给人无限遐想和乐趣的五彩缤纷的大山,随着冬的来临,已是萧瑟北风百花亡,枯枝败叶自飘零。但这场下得酣畅淋漓的大雪,却把冬日萧条的大山装扮得山舞银蛇、原驰蜡象,美得让人目不暇接。落光了叶子的树枝上,挂满了毛茸茸、亮晶晶的银条,树木也似身穿白纱裙的少女在萧萧寒风中曼舞吟唱;那一棵棵矗立在风雪中的青松,仿佛一个个身披战袍的威武将士,在雪花纷飞中守护着苍茫大山。

山下那条依山而傍的大河,是我们这些大山深处孩子们的“母亲河”。当漫山遍野被大雪覆盖,天地一片苍茫,大河也像一条银色的缎带围绕在大山脚下。河面上厚厚的冰层,足以让我们在冰上玩“狗拉雪橇”的游戏——两个人拉着一个下蹲的伙伴,在冰上肆意疯滑,常常跑得人仰马翻,雪水沾满衣衫,那跌倒发出的震耳尖叫声伴着银铃般的欢笑声,能把沉睡的大山和河流唤醒,也让那个寒冷的雪天有了浓浓趣味。

黄土高原的冬天,每当皑皑白雪遮盖了千沟万壑,望着那洁净清凉的世界,总有一种荡涤人魂魄的震撼感。那下得肆意而豪放的苍茫大雪,就像秦人喜爱的秦腔一般,下得酣畅淋漓而又荡气回肠,也总是让我想起诗仙李白那句“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是狂醉的天仙揉碎了满天的白云,才使得天地白茫茫一片……

子午岭的冬日雪景,就是这么气势磅礴而别具一格,以至三十年后,再次追忆,依然让我深情难掩。又是一个寒意袭人的冬季傍晚,我隔屏赏雪,思绪纷飞,记忆最深刻的还是雪落童年的浓浓趣味。